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5)

坍塌的乡土
——从陈映真的创作看乡土文学派的解体

徐纪阳

(汕头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摘 要:从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出发,将陈映真作为乡土文学的特殊个案,置于六、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流变和七十年代末乡土文学论战的背景中考察,探讨陈映真介入乡土文学的独特方式,以及他之所以被称为乡土文学作家的内在心理机制和现实因素;并简要勾勒台湾乡土文学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揭示陈映真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特殊的历史环节。

关键词:陈映真;乡土文学;乡土意识;都市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1-0076-05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里,"乡土"主题的创作可谓历久而弥新。且不看大陆,光台湾这片神奇的土地,就有二三十年代的赖和、杨逵等;1949年以还,有以军中作家为主的"怀乡文学",如司马中原、朱西宁等;日后又有本地作家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等揭起的乡土文学大旗。因而,与"乡""土"相关的文学创作纷繁复杂、各色不等。纵观乡土文学一脉,"尽管描摹原乡题材的作者背景、年岁有异,怀抱亦自不同,但他们的作品却共享不少叙事抒情的模式:或缅怀故里风物的纯朴固陋、或感叹现代文明的功利世俗、或追忆童年往事的灿烂多姿、或凸显村俚人事的奇情异趣。"[1]225

不过,这些在陈映真的小说中皆隐而不显。如果认同王德威的这段话,则陈映真如何能够在"乡土文学"的阵营中占有其重要地位、被认为是"乡土小说"作家?是什么决定了陈映真介入"乡土文学"的独特姿态?在其小说中又内蕴着陈映真对"乡土"怎样的思考?让我们从陈映真创作"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的时代背景出发,结合他这个时期的小说,从陈映真的创作理念与创作实践中来寻找乡土文学解体的蛛丝马迹。

一、本土精神与乡土想象

伊恩·P·瓦特认为,都市化过程中,导致人的生命体验单一化的都市境域和经济性的价值体系,为小说提供了两个最为独特的主题:对"乡下人进城"和"都市生活境域"的描写[2]201。如果细读"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①,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主题在其中亦有所体现,但已化为隐性的背景。

1975年,甫一出狱的陈映真②对六、七十年代美、日资本不断向台湾政治、经济领域的深层渗透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在"以跨国企业为基磐的行销活动中",台湾

收稿日期:2005-11-02

作者简介:徐纪阳(1979-),男,江苏常州人,汕头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0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及台湾文学.

① 包括《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以及《万商帝君》四中短篇小说,参见《上班族的一日》(陈映真小说集3)、《万商帝君》(陈映真小说集4),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1年出版。

② 陈映真曾因被台湾当局冠以的"阅读毛泽东、鲁迅的著作"、"为共产主义宣传"的罪状于1968年至1975年系狱八载。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正“处于文化解体、生态崩溃、精神荼毒的过程中”[3]。城市是首先受到资本浸淫的地方, 所暴露的问题也最为明显。他急切地要批判殖民体系、资本社会的种种弊端, 当然要远离乡土。但他却又避开对都市生存状况的直接而深入的挖掘, 转而描写跨国企业下的世态人情。事实上, 这正是陈映真思考当代殖民体系下、都市化进程中的台湾问题的独特视角。

都市和乡土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两种境域, 每一个体必二者择其一而生, 这也成为中国历来“乡土文学”总是在尖锐的“城—乡”对立模式间展开的原因之一。但是到了陈映真, 这种对立消失了。在陈映真的作品中, “城—乡”并非对立, 甚而城市和乡土皆隐而不显, 暗含的“城—乡”对立模式因其着墨于城市次生态环境(跨国企业)的刻画而被消解, 于是失去了对立面的乡土也淡化为黯然的背景, 隐隐绰绰而把握不能。我们注意到, 陈映真在“华盛顿大楼”系列里浓墨重彩地描写跨国企业、跨国企业下的人的生存形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却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剑走偏锋, 淡淡地点染出虚虚浮浮的乡土世界。然而正是在这里乡土才向我们开启出来。他的小说阒然无声地开启着乡土世界, 同时把乡土又置回到都市生活境域之中, 保证了乡土在想象中无限延展的自由。城市和乡村本质上彼此有别, 但却相互依存, 城市依傍于乡土而生, 乡土通过都市涌现出来。在陈映真那里, 乡土的涌现不是基于一贯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 而是乡土本身的隐匿于都市背景使得乡土精神被凸显。这正构成了陈映真想象乡土的独特方法。

“乡土”的召唤乃是一有效的政治文化神话, 陈映真以此来不断激荡着自己的文学叙事——“乡土”的意义在于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 以及作家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1]168正如齐益寿所言:“世界上有两种乡土文学, 一种是一般的乡土文学, 一种是特殊的乡土文学。一般的乡土文学, 其内涵不外是田园牧野的风光, 民众的生活和信念, 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情调的文学。……特殊的乡土文学则产生在一种文学受外来文化压制侵蚀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之后开始反抗, 要求自立自主、反对崇洋媚外, 而落实到本土精神中的文学。”[4]“乡土”在陈映真的小说中虽则虚无缥缈而不可捉摸, 但作者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想象的“乌托邦”中汲取了抗击资本社会的战斗力量。陈映真之所以被称为乡土作家, 就在于他从虚无的“乡土乌托邦”中获得精神力量, 把希望安置于由现实本土精神所建构起来的渺远“乡土”世界。

二、消逝的乡土与无根的都市向往

殖民经济、工商资本不断向农村渗透, 乡土的历史命运将归于何处? 这正是“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在跨国企业及跨国企业的人的直接描写之外的另一重思考。从《夜行货车》开始, 陈映真通过刻画跨国企业下的人来达到对都市精神困境的描写的同时, 也展开了他对乡土被挤压的忧思。

《夜行货车》是这样结尾的:

“别出去了,”他安静地说,“跟我回乡下去……”

她一面拚命抑制自己不致放声, 却一面忙不迭地点着头。

“不要哭。”

他温柔地说。

他忽而想起那一列通过平交道的货车。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

希望中夹杂着的犹疑与困惑, 流露了陈映真对“乡土”的淡淡的忧愁——美、日资本对台湾社会的鲸吞、蚕食已经在城市与乡村同步展开。作为工业文明产物的“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 在此无疑是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物与传递物, 它裹挟着不可抗拒的消费社会质素, 点点滴滴、无时不刻地往那南方的“他的故乡”渗透, 预示着乡土将要沦陷和无家可归的浅淡悲伤。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在中国乡土文学传统中，如果寻找“城—乡”对立模式形成的根源，大约都可以追溯到城市对乡村的强力挤压。这种挤压造成了无法解开的“乡下人”情结——一种面对现代都市文明深深的自卑。再深究一步，这种自卑源于我们想象了一个总是正确或错误的外在标准，正如瓦特所指出的：“都市化……的后果之一就是特别强调城市居民生活态度的外部和物质方面的价值。”[2] 201“现代化”也往往被简单理解为工商业的现代化，而因这个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将会首先表现在城市。这一过程所造成的城市在知识、技术、物质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的优势，都足以对乡土造成致命的挤压。如此，巨大的压力造成的心理阴影必然带来自卑情结的迅速滋生、膨胀，乡民基于相对贫困的“乡土经验”和都市发展表象的对比，忽略了深层的“都市精神（危机）”，把都市想象成至善的完美存在，企图以消极的彻底认同消解这强大的外来压力。《云》的结尾正暗示了这种对都市的暧昧想象与一厢情愿的向往：

> 离开麦迪逊以后，张维杰回到那没落了的矿山区的老家。一贯不苟言笑、一贯摆着冷峻的脸的他的父亲，却颇不谅解。
>
> ……
>
> 本想回来休息一阵，让疲倦的心安静下来的，却不料并不如意。……

从张维杰父母美梦般的都市想象中可以看出，在资本还未入侵到乡村之前，观念的“乡土”就已经显露了崩溃的危机。

当初詹奕宏、张维杰不也正是抱持着这种自己（或承载着他人）对都市的想象而进入都市的吗？从小到大在“贫穷和不满中默默长大”的詹奕宏，承载着父母对都市的美好想象，“一级一级地受着教育”，走向父母“一辈子想到却无法抵达的地方”，却没有人问过他“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些什么……”从一开始，都市化进程就已经注定了乡土沦陷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持乡土不被异化，不过是一个现代版的西绪弗斯神话罢了。

《万商帝君》进一步揭示了“都市想象”的幻灭。林素香不无悲伤地唱道：“花草若离了土，就要枯萎”。她“心里渐渐知道”，是都市生活使林德旺性格扭曲，一再劝说林德旺，“你还是回来的好”，“我们是做田人……做田人有做田人的去路。”但她何尝认识到，在就连乡民都骑着本田机车悠然而行的乡村，乡土本身已经无可抗拒地参与到都市化进程中去了。显然，陈映真这里所表现的城市受资本浸淫和乡土的都市化已经更甚于《夜行货车》和《云》。

既然乡土的消逝只是时间的问题，与其活在缓慢就死的悲哀中，不如再去那个都市社会中挣扎生存一番。于是张维杰又“把他母亲偷偷地拿出来的三万元积蓄，凑成八万，离开了家”，回到台北市郊搞起了贸易；他已经不能在乡土中找寻到精神的归依。而林德旺之决绝地返回都市，不仅在于他所中都市流毒之深，亦因为乡土已不再是精神的家园。张维杰、林德旺的无家可归，恰恰暴露了陈映真无比彷徨的乡土怀念。“怀旧也就是一种感觉自己是远居在他乡的痛苦的感情，……它使人感觉自己无论在何处，都不是在自己的家中。”[5] 海德格尔也说过，思想着的人无往而不在异乡。乡土依旧在，思考着的陈映真却远远地站立在乡土之外，在淡淡的忧郁中早早地开始了对乡土的“缅怀”。这是否可以看作他不像黄春明等乡土作家那样直接落笔于乡土画卷的原因所在呢？他思考得太深、看得太远。或许他不愿把对乡土的忧思郁结成浓浓愁绪，才将之处理为邈远的背景，转而探笔进入资本社会的核心——现代企业。

三、经济、政治思考的历史之维

本来，追随着《夜行货车》文末的隐喻，陈映真探入乡土世界的本体之中乃是自然而然，可惜他张望着乡土之渺远，又缩回头去，继续建造他的“华盛顿大楼”。或者，他可以追问乡民的都市向往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幻灭的深层原因:那不过是“乡土经验”脱离了“乡土精神”并受惑于一元论的进步观所导致的表象。亦或者,由此对自身一元论或本质论的历史解释模式作彻底的超越。这些,他都隐约地有所意识。思想的门开了,但陈映真没有踏进去。这源于他急切而焦灼的心态,和他命定论的历史观。

陈映真不认为经济发展使人民更完善。这可以说是陈映真在经济领域对自身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理念的反思。“因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工业化从长远来说是和某种黑格尔式的绝对形式的人类精神的发展相一致的。”[6] 陈映真努力地不把道德看作某种历史力量的产物,而试图赋予它某些自主性,却又始终未能厘清道德与历史进程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道德的卓越很早就与政治进步主义分离开来。”[7]34他批评台湾“没有一位学者是因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在道德上是个‘错误’而堕落的阶段,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加以分析和纠弹的”[8]105。这是他在政治领域思考的进展,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道德、伦理的错误。

《云》中企业内部民主改革的最终失败,表达了陈映真这样的观念:“民主是一种政治领域,它只能在政治语言中被构想,并且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被达到。”[7]61但是,在历史政治领域,陈映真的历史解释模式是一元论或本质论的,“神秘莫测的命运被代之以‘历史’,一种其间任何事情都已被解释或可以被解释的历史。”[7]35《山路》中,陈映真在隐示的层次上(即自发而非自觉地)提出了一个巨大的伦理质问: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问题提出来了,但陈映真没有深入下去。及至《赵南栋》的发表,他依然把个人悲剧解释为更大的历史宏观计划中的合理(必然)组成部分。正是这种命定论的历史观“使他退回去,欲图从历史轨道、历史目标、颠倒过的再颠倒过来”[9]来寻找历史的意义,展开对台湾历史的追问。

另外陈映真认为,“乡土文学……创作实践上的严重落后,使乡土文学道路一至八十年代就比较容易地被都市文学、消费文学和新的模仿舶来文学(例如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所淡化。”[10]“总的来说,乡土文学论战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启蒙运动、新的思想运动,现在回想起来,它应该更进一步对整个战后冷战体制进行质疑与批判。”[8]85即应该对当下台湾社会政治状况进行艺术的观照。

在历史与政治的双重召唤下,使他最终远离乡土,转而进入政治小说的创作①。而此后陈映真的创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毋宁称为“现实主义文学”而非“乡土文学”更合适吧?

四、坍塌的乡土

面对八十年代以来乡土(文学派)分裂的现实,不同的乡土作家表现了不同的姿态。

黄春明代表了坚守的立场。他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依然如数家珍般地讲述着他的家乡、出生地的种种。他说:“我最近对乡土越来越有信心,我们共同的希望在那里,我们共同的惨败也在那里。农业在台湾非常重要,没有这个,人文就没有了,自然也没有了。”[11]黄春明深深地眷恋着他的乡土,并不曾离开过一步。

宋泽莱开始创作的时候,乡土文学论战的硝烟已经渐渐散去。一般认为,“他的作品一方面总结了乡土文学的特色,一方面也有意无意地摇动了前此作家所奉行的信条”,“宋泽莱的原乡小说凄凄冷冷,‘记’起了乡土一切,却也解脱了乡土的情结”,“为六十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幽幽地画下一个句点。”[1]237

① 陈映真自《万商帝君》之后共有六篇小说问世,分别是《山路》、《铃铛花》、《赵南栋》、《夜雾》、《归乡》和《忠孝公园》,都属于政治小说的范畴;前三篇创作于 1980 年代,后三篇创作于 2000 年前后,分别收入《铃铛花》(陈映真小说集 5)和《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 6),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1 年出版。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而陈映真则介于二者之间。如果把陈映真置于台湾乡土文学的传统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处于乡土文学不断衰落的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他身为乡土文学的主将,创作却始终半游离于"乡土"之外。事实上,当他以其迥异的姿态介入"乡土文学"时,就已经暗示了日后的这种衰落——他力图从"乡土文学"的概念中走出,而提倡"现实主义文学",是看到了"乡土"不断崩塌的现实和"乡土文学"繁盛的表象下隐藏的危机,以及"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本身的深层困境。

如此,台湾乡土文学的衰落,即使不是有迹可循,也该能从陈映真独特的创作姿态中看出某种必然的因素来了。

参考文献:

[1] 王德威. 想象中国的方法[M]. 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1998.
[2] (美)伊恩·P·瓦特. 小说的兴起[M]. 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1992.
[3] 陈映真. 陈映真文集(杂文卷)[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52.
[4] 齐益寿. 乡土文学之我见[M]//乡土文学讨论集. 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1980: 591.
[5] (法)希尔维娅·阿加辛斯基. 时间的摆渡者[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3: 17.
[6] (美)道格拉斯·拉米斯. 激进民主[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61.
[7] (法)乔治·索雷尔. 进步的幻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8] 陈映真. 陈映真文集(文论卷)[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9] 陈忠信. 历史·伦理·政治[J]. 文学评论, 1989, (1): 125.
[10] 陈映真. 回顾乡土文学论战[J].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4, (2): 80.
[11] 余禺. 走近黄春明——黄春明作品研讨会综述[J]. 台港文学选刊, 1998, (12): 26.

The Collapse of Rural Literature in Taiwan

XU Ji-yang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51506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case study on Chen Ying-zhen's novels. The author focuses on Chen Ying-zhen how he go involved in the rural literature, why he was called the rural literature writer, as well as some psychological and realistic factors related to this. The author outlinse the declining process of Taiwan rural literature, and Chen Ying-zhen' function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Chen Ying-zhen; the rural literature; the consciousness of local color; the image of city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